



●灵漱微言●

孤独的蒲公英

□何 昆

保持阳光的温度，紧握暖暖的手心，只为给那孤独的蒲公英一丝丝暖意。

——题 记

乡间稻田随处可见的是白茫茫一片，没有过多的色彩渲染，柔柔的，软软的，微风徐来，它们也跟着风的脚步自由自在地舞动着，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与烦恼。但风停之后，它们落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再没有往日的热闹，只留下了无尽的寂静与孤独。

在白茫茫的背后又是一片黑色，黑色中隐藏着一户瓦式结构的老房子，一个黑瘦的身影在屋内不停地穿梭着，他似乎在忙着做什么。

“叔叔阿姨好！”乡间随处可以听见他爽朗的问候声。

多少次，他与周围人相遇中从不会缺乏礼貌问候，这也让他不免得到了很多的称赞，但称赞中又不免带着少许的心疼，因为父母的外出，他时常被寄养在不同亲戚家里，而有时他也独自一人生活老房子里。

这几天他总是站在路口徘徊，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但等着等着又神情暗淡的归去，回到那个空荡的屋子，在冰冷的床上辗转反侧，

终于在某一时刻才安然入睡。

某一天，突然家里传来熟悉的声音打破了这一片沉寂。

“爸爸妈妈，你们回来啦”。

一个背着书包黑瘦的身影飞速朝着敞开的大门奔去，一头栽进温暖的怀抱，父母也难掩脸上的喜悦，随后忙拉着他进屋，将大包的糖果塞在他的怀里，这一刻他体会到了无比的甜。到了晚上这一片黑寂终于变得灯火通明，似乎灯光所至都是温暖的，而小男孩也是温暖的。

第二天，小男孩一如既往地问候来往的人，只不过这一次他的问候后面都会有一句“我的爸爸妈妈回来啦”。

此刻他巴不得向全世界宣告这个好消息，他那脸庞露出笑容，是比以往都要灿烂的笑容。

伴随着日暮降临，美丽的夕阳却呈现了复杂多变的样子，它背后似乎隐藏着万千思绪。餐桌上菜肴也变了，虽然只是比平时多了一个菜，但是由于父母归来却显得那么的丰富，味道也变得那么美味，小男孩心想如果时间能够定格在这一刻该有多少

好呀。

时间总是这么执着，始终一刻不停的走着。那一片黑色瓦房里的灯光也一直这么亮着，早已睡下的小男孩被不断的说话声吵醒，隐约听着母亲的声音。

“我想待在孩子的身边……”母亲啜泣地说着。

父亲狠狠抽了一口烟，眉头紧锁着却不说话。

从父亲的神态中，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心中也暗暗下定了某种决心，然后他又回到床上思索着慢慢等待着白天的到来。

终于天亮了，父母早早地做好了早饭，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在桌旁，小男孩酝酿了很久，想要说点什么，但每次话到嘴边又犹豫了，最后还是说了一句。

“爸爸妈妈，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这样一句话让父母顿时红了眼眶，他们心中既心疼着儿子，又无奈家庭的困难不得不做出离开孩子外出的选择。

其实小男孩也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虽然心中有千万的不舍，但是他必须做出抉择不能让父母为难。

那一刻还是到来了，在白茫茫的世界中夹杂着一丝红色，那是国旗的红，红领巾的红，更是眼眶里的红，那幼小的身子在这微风吹动之下仿佛要摇摇欲坠，但他依然坚持站在风口之处，强忍着不让泪水掉落，痴痴望着远方，久久不愿离去，直到远方的背影消失了，他才敢突出声来，此时他的眼泪已经将那片红色浸透了，而蒲公英夹杂着泪珠也飘向了远方。最终还是离去了，他单薄的身影，娇小的身材，在这白色的天地中缓缓行走，给人一种说不出的落寞和孤独。

这一刻眼角的泪珠留下，他在啜泣声中醒来，与父母离别的场景就这样在他梦里一重重的重复着，而梦里与父母团聚的那一幕，成为了他内心仅存的温暖画面。

现实的所迫让他像那独自生活在路边的蒲公英，对于那些生长在花盆中被主人悉心呵护的名贵花种而言，他没有鲜艳的逊色，从而显得那么不起眼。蒲公英寓意着自由，这似乎也成为了他唯一的优势。但是他何尝不羡慕那种呵护，但是无奈最终他还是生活在这片乡间像蒲公英一样“自由而孤独”的人。

●让泉诗韵●

动车记

(外一首)

□石泽丰

时间把我从站台推进车厢
带着心愿。多好的向往
还有一阵风，没有
拽住动车的尾巴

准时出发。这是留恋的盲点
如果汪伦还在。站台上
李白又会以另一首诗
打破隔世的壁垒

窗外，风景快速逃离
近处，只有流水般的线条占领视野
好在远方，一座山或一条河流
总能停留那么几秒
为你到达终点
在做一点心理上的准备

摆渡人

视线纠着日光和埠头
人随船去而复返
像慢镜头下的一根梭子
总在不停地寻找
水涨船高的因果关系

我不明白——
要往返多少次
才能织出人生坦途
岁月老了，船也老了
风依旧没有译出水的箴言

摆渡人，拎起竹篙
在点离埠头的同时
也总想从一处着力点上
点上一笔
属于自己的人生写意

山乡最美的气质

□秦 骏

在来安的低处，看得见山
在来安的高处，看得见水
山川交汇，唇齿相依
近者悦、远者来，来者皆安

几番花信风，数点笔丝雨
当杏花、桃花、棠梨花次第开放的时候
那些贫穷的种子，注定在这绵绵春雨中遁去
“三送”的号角愈发明媚，最美声音直抵人心
将原野的黎明叫醒，引领她走向稳健和成熟

那一个个敞亮的大棚，也在这个季节生出了翅膀
喧闹的小鸟，簇拥在阳光下
一会儿从这个枝头，飞蹿到另一个枝头，追逐着
昔日土了掉渣的山茶、葛根粉、“老白干”
大大方方地落定城里人的杯里盏里
攥紧“金钥匙”，山乡人不止只会手心冒汗
更有了打开富裕之门的底气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这是一方热土，“食草者”的天堂
脱贫趁年华，下沉到村组
这铜质的信念，掷地有声的誓言
从蒙的起点，矫健的身姿
擦亮了山村的日暮和清晨
自带干粮，自带茶水，一户一户
摸底、排查、筛选，登记造册，资料完备
送资金、送种苗、送技术
忙完了东家忙西家，风里来雨里去

扶贫先扶志，治穷要治根
脚下既有荆棘、磐石，也有绿意蓬勃
忙碌的身影，瘦了一圈又一圈
黝黑的臂膀，诠释了担当与坚韧

半坡的羊，半坡的牛
满山沟的葡萄，满山岗的蔬菜
像一面面驰骋飘扬的旗帜
精准扶贫的大船，千帆竞发
连同扶贫队员的歌声
跌宕起伏，冲出山坳
誓把贫瘠和荒芜赶跑
给果农、养殖户、种植户带来丰收和喜悦
穷根断、乡民赞，撸起袖子加油干
幸福的小康之路，在脚下绵延伸展
群峰竞腾，山乡在祖国的版图上跃马扬鞭



●菱溪物语●

藏在针脚里的爱

□丁明月

母亲执针，是我印象中一幅美丽的画面：细小的钢针捏在她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右手熟练地向上拉着线头，随着线团的转动，线在她手里慢悠悠地舒展开来。在她高低不等的双手之间是一条长长的细线，而细线的背后是母亲微微倾斜着的侧脸，在灯光的映衬下，静美柔和。

只是，这样温馨的场景，在我年幼时并不多见。偶见的几次，是在弟弟开学的时候，母亲为他加固书包肩带或者新衣服的纽扣，又或者弟弟顽皮将衣服弄破时，母亲在缝补的基础上还能绣一些新奇的图案来遮盖住，叫人再看不出破绽。

母亲是个裁缝，有一手好的针线功夫，裁、剪、纳、缝、补、绣，无所不会。她的针脚很细密，也很有特色，她喜欢用“V”形或者“H”形的针法，美观又牢固。只是，她的这些针线功夫，很少看见她用在我的身上。所以，我时常会故意使劲地拉扯弟弟的书包带，却从来没有让它们断裂过，这让我原本失衡的心变得更加沮丧。

我这份嫉妒之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变愈烈，以致于我在年少的叛逆期内，都不愿多搭理母亲，甚至处处与她唱反调。

二零零八年，正读高二的我与母亲因为是否在校住宿问题，发生了争执。母亲终究是拗不过我，让父亲为我寻了一处带着外院的小房子。在那个敏感的年纪里，只当母亲是因为怕照顾我，才执意让我住在校内，好让她能专心照顾读初中的弟弟。所以，与母亲争吵过后，我将租住房间的锁更换了。

这年的冬天来得气势汹汹。那一整日，天空都是昏黄的。下午气温开始骤降，晚自习时，肆虐的雪花便夹带着雨水扬扬洒洒地下了

起来，落地就成了冰。放学的路上，凛冽的寒风像刀一样刮着人的脸。夜晚的空气又冷又湿，路上的行人都缩着脖子，拉紧衣服的领口，低头艰难地抵御着寒风。

待我走到外院时，就看见我的房门口瑟缩着一个熟悉的人影，她双手一直在互相搓揉着，是母亲！我的心一惊，手里紧紧握着钥匙，脸颊开始变得滚烫起来，手心竟然开始微微出汗。见我走来，她便冲着双手哈了一口热气：“什么时候换的锁？给你做了双棉鞋送来。”她的声音还有些沙哑。我慌张地拿钥匙开门，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怎么也对不准钥匙孔。捣弄了半天，我竟然蹲在地上就哭了起来。

母亲开门拉我进了房间，倒了半盆热水，一边搓着毛巾一边喃喃地说：“妈的意思是觉得你一个女孩子住在外边，到底是让我放心不下的……”待她解释完，就将手中拧干的带着热气的毛巾递给我，“擦擦脸，捂一下，会暖和一点。”

“来，试试妈做的这双棉鞋。据说今年流行这个款式，我学了怪久呢。正巧赶上今天降温，我做好了就送过来了。”随后就将她手袋里的一双大红色的棉鞋拿了出來往我脚上套。这是一双十分精致的棉鞋，鞋面所有的边缘都用了细细的棕色布条包了边儿，鞋窝里是细细软软的绒毛，将我的脚包裹得严严实实，十分暖和。仔细看，靠脚蹠的左右两边还绣着两朵棕色的小花。母亲一定花费了不少时间。我吸了吸鼻子，欢欢喜喜地穿着新棉鞋，在屋子里来来回回走来好几遍。

在这陌生的小房子里，母亲无私的爱融化了我心里固执的坚冰。

转眼十来年过去了，我们一家人穿的家居鞋，一直都是母亲做好送来的。那匀称细密的针脚，将母爱缝得密不透风。

定城的变迁

□杨学东

我们几人手紧紧拉着欣赏着两边的“风景”，我们忘记了找不到队伍的窘迫，好奇地看着这么多人，这么多车，这么高的大楼……心里默默地赞叹，大城市真好！这条路大概是我们的老师向我们宣讲的定远最繁华的地段——新大街。我们疯傻地向北方小步跑去。哦！老师和同学都在那儿等我们，我胆怯地向老师解释我们失踪的原因，老师并没责怪我们，而是问我们晕车的感觉好了没有。现在回想，老师当时是同情我们这群乡下孩子没有出过远门，包容了我们不遵守纪律的错误。老师将我们排成队，带到水利局招待所。哇！中午，我们十人围成一桌，吃着米粉蒸五花肉、红烧鱼……西红柿鸡蛋汤放在大铁桶中不受限制地吃。同学们个个狼吞虎咽，吃着在家里没吃过的这味道。晚上两人一张草席睡在水泥地上。我们兴奋地没有睡意，在这里有吃有喝有地方睡，忘记了明天参加中考的紧张，最终我也稀里糊涂地考进了高中。懵懂的年龄真是快乐的！

走进了高中，面对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大

家无心交流，无心贪玩，因为两年后将面临高考，每班只能考取3至4人，这意味着其他同学要回家种田。当时人们没有出门打工的观念，因而就业机会很少。我们成天只是埋头学习，最终我还是到定远一中重读，这也是我第二次走进县城。

这一年因为种种原因，我曾三次搬迁：原先在南门大桥粮油二店后面一排小草房里表姐家住，后和同学在新大街北大桥西岸他哥家一间小瓦房住，最后住在二中对面表哥家三间小草房里。因房子常年无人居住，老鼠长得像刚出世的小猫，睁着眼睛瞅着我这不速之客，令我发怵！临近高考，食堂也停业了，我只有到街上买吃。每天晚上自习一股劲从这乌黑胡同钻进那乌黑胡同，一念往前走。冰雪覆盖地上的夜晚，只听我的脚咔嚓咔嚓地在雪地上行走，路在雪的映衬下，无边无际，使人充满惆怅。尽管该吃的苦也吃了，不该玩的也没玩，但我还是没能走进大学的门槛。

工作十六年后，儿子需到城里读书，不得不东凑西拼来到城里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

也算我第三次到定城了。每到周末回到城里，早晨趁着空气新鲜可到大菜市场买到各种蔬菜，吃到各地生长的水果；学校操场上和广场上人们在做各种健身运动；小吃部有蒸的炒的炸的各种花样食品；晚上可散步到花园湖享受这里有山有水的幽静；城北水库开阔的胸襟，工业园区四通八达宽阔水泥马路任你劲跑，工作一周的疲劳到这里可尽情释放！

三十年里，三进定城，我已从一个天真的少年成为一位不惑之年的男子汉。定城也从到处都是破旧的小瓦房变成栋栋高楼大厦。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窄窄小巷变成花草树木茂盛、水泥路通到家门前的生活小区。从乡下参加中考的孩子们住在有空调的宾馆里，厨师为他们做了益脑的美味佳肴。读高中的孩子们大多有家长陪读或住学生公寓，这些孩子都有良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

三十年了，定远已从老城区向四面发展，一个崭新的定远新城区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屹立在皖东大地，那些破日的房子和贫穷的往事已成为历史的记忆。

东山云林 单玉清/绘

